

腊梅挑子进城来

□ 明前茶（南京，媒体人）

一到腊月，在城管划定的区域摆摊卖菜的根嫂，必定会隔三差五，带上七八扎腊梅花，装饰她的菜担子，进城来卖。根嫂的菜全是露天种植的，浇灌农家有机肥，被霜打得贴地生长，看起来矮墩墩，吃起来甜丝丝的。她的腊梅花质量也好，遒劲泼辣，曲里拐弯，很容易插出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的意境。

根嫂听人劝，要是顾客感叹：“这把花中的矮枝，恐怕要和那一把中的高枝相配，才好看。”换作别的卖花人，可能会睨人一眼，断然回绝，“整把卖，不好拆”，而根嫂马上蹲下，依照客人

的需求拆开花束。边上有老客慨叹：“你脾气真好……”根嫂笑着解释：“自家院里的树，本来就是卖着玩的。客人说得有道理，就得听客人的。”

根嫂卖完菜，临近中午，刚把菜筐寄存在卖酱菜的老板处，就有一位四十来岁的妇女骑电动车来接她。卖酱菜的老板收了她最后一把菠菜，半是羡慕半是欣慰地说：“你福气好，媳妇还接你去小饭馆吃饭。”根嫂骄傲地回应：“儿子好面子，说自己都在南京扎根了，不接爹妈进城住面上无光。但我媳妇觉得真正有用的是有房、有院、有井水，还有谈得来的邻

居和老友，说服了我儿子一家人仍旧住在乡下，这事儿最让我开心！”

上周，根嫂的菜担子愈加花团锦簇——十几把新鲜腊梅，堆在菠菜、青萝卜和小白菜上，旁边的扁担头子上则挂着一溜儿打印出来的教插花的彩图：高枝腊梅要用铜瓶或铁瓶来插，矮枝腊梅要用小小的泡菜坛儿、酱罐儿来插。根嫂对我解释道：“都是媳妇的心思！”我买了一大束腊梅，尚有残留的晶莹水珠覆盖在花瓣上。幽香源源不尽，激荡在这岁尾的清寒空气里。腊梅开了，离阖家团圆的日子不远了。



腊月的菜市场

□ 查晶芳（宣城，教师）

路过县城最大的菜市场，感觉像跨入了一幅生动立体的民俗画卷。

蔬菜似乎裹了一身喜气，多彩多娇：青菜白帮绿叶，新鲜水灵；小辣椒昂首挺胸，红艳艳、俏生生；茄子紫衣披身，温婉沉静……肉类的摊子更是热闹：“我要二十斤牛腱子肉！”“来八斤牛腩，小孙子最爱这个！”“老板，这块牛里脊我要了啊！”“哎哎哎，别抢别抢，这块是我早定了的！”一条条伸长的手臂，一声声急切的话语，把牛肉摊围了个

严严实实。

这边的顾客站着，那儿的顾客蹲着，选鱼挑虾。一长溜装着水的大圆盆里，鱼一刻不停，活泼泼地游来窜去；虾不动则已，一蹦老远，若非盆上罩着纱网，早逃出生天了。老鳖最是从容，透着股岁月的厚重感。

“滋滋滋——”连声爆响，即刻香气扑鼻，原来是炸圆子的摊主。并排放着的几个大盘子里，刚出锅的藕圆子、肉圆子、炒米圆子摆得高高的，个个热气腾腾。“老板，三种圆子各来两斤。”“好

咧，我家圆子外酥里嫩，包您满意！不过，买这么多吃得完吗？”“还怕不够呢！今年三个儿子都带媳妇和孩子回来过年，我得买点！”

卖春卷皮的是明星摊位。一张张春卷皮薄如蝉翼、金黄柔韧，师傅的手艺真不错！

腊月的菜市场，仿佛一个巨大的流动舞台，上演着千家万户日常故事的起承转合，汇聚着苍茫尘世烟火人间的浓情密爱，拉开了春节这场年味大戏的精彩序幕。

